

巴洛克油畫《達娜厄》將亮相



歐拉齊奧·簡提列斯基，一六二一年作《達娜厄》，估價二千五百萬至三千五百萬美元 蘇富比供圖

【大公報訊】意大利巴洛克時期的畫家歐拉齊奧·簡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一五六三至一六三九年）油畫作品《達娜厄》（Danaë）明年一月二十八日將於紐約蘇富比「西洋古典油畫」拍賣會上拍，估價兩千五百萬至三千五百萬美元。該畫作將於本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率先於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展出。

此畫由貴族喬瓦尼·安東尼奧·紹利（Giovanni Antonio Sauli）一六二一年委託其熱那亞的宅邸而作，描繪阿爾戈國王阿克里西俄斯之女達娜厄的神話故事。在簡提列斯基筆下，愛神丘比特掀起帷幕，展示達娜厄的優美體態，並宣告宙斯降臨。

歐拉齊奧·簡提列斯基是巴洛克代表人物之一。一六〇〇年，他與藝術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形影不離，兩人的友誼為藝術創作帶來深遠影響。簡提列斯基在晚年被譽為獨特出來的卡拉瓦喬風格畫家。他將這種創作特色傳給其女兒、十七世紀著名女畫家艾提美西亞·簡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達娜厄》中的用色展現出卡拉瓦喬式的自然主義風格，以及簡提列斯基的精湛畫技。

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位於金鐘太古廣場一期五樓。
查詢展覽詳情可電二八二二五五六六，或瀏覽蘇富比網頁：www.sothebys.com。

巴塞利茲香港首辦個展

【大公報訊】記者林巧茹報道：秉持「不和諧、不平衡、富破壞性」創作原則的德國藝術家喬治·巴塞利茲（Georg Baselitz）現於中環白立方畫廊舉行首個香港個展，展出他兩個首次公開的油畫系列、近年創作的版畫及大型雕塑等。其中既包括巴塞利茲熱衷的題材「局部的腿和腳」，也有鮮艷或灰黑色調的流動的線條創造的具有「破壞性」的氛圍。

兩個系列畫作首次亮相

巴塞利茲生於德國薩克森，當時正值二戰時期。他曾在東柏林藝術學院及西柏林學院接受藝術教育，年輕時已立志要成為藝術家。一九六三年已首次在柏林Werner & Katz畫廊舉行個展，一九六七年開始探索不同的藝術風格的創作形式。白立方總監Andrea Schlieker介紹：「雖然他已年屆七十七，但創作力依舊驚人。今次展覽中有多件作品為首次公開展出，作品突顯巴塞利茲多元化創作的藝術語言。」

首次公開的油畫系列，其中一組為



▲巴塞利茲在畫布的上半部或下半部作畫，其餘留白，引人遐想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巴塞利茲二〇一一年創作的油彩麻布畫系列。該系列靈感來自弗蘭克·奧爾巴赫（Frank Auerbach）和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等表現主義大師的創作。巴塞利茲在畫布的上半部或下半部作畫，餘下的地方則留白。畫中的主體不是下半身就是上半身，偶爾手臂會屈曲，軟弱無力地舉起。

「腿和腳」演變為個人符號

Andrea Schlieker續稱：「巴塞利茲熱愛以不同姿態創作。他習慣將畫布放在地面，拿着繪畫工具，站着創作。同時他將繪畫動作的形態發揮至極致，把畫作畫成一團顏色，內裏夾雜着灰色、粉紅色、黃色、綠色，畫面明亮。他也繪了如網狀而幼細的黑線，故人像的上、下半身都富有流動感，引人遐想。」

走上一樓展廳，展出了藝術家歷時兩年完成的大型雕塑《冬眠》（Winterschlaf）和七幅全黑色油畫作品。局部的腿和腳反覆出現在藝術家的多幅作品中，儼如其個人的「符號」。巴塞利茲曾說：「腳是我的接地線」即是我們的立身處世的根基。黑色調的畫面中，四條大腿共同組成一個交叉形狀，每隻腳均穿上高跟鞋，彷彿正在無休止地跳舞。

作品《冬眠》有數條腿被三個環捆在一起，放置在一張低矮的長檯上。雕塑的表面呈暗色，恍似燒焦的木頭，靠近看還看得見雕刻過程中以電鋸及斧頭造成的痕跡。

該展覽於中環干諾道五十號白立方免費開放至十二月五日。查詢展覽詳情可電二五九二二〇〇〇，或瀏覽白立方網頁：www.whitecube.com。



▲白立方總監Andrea Schlieker 為媒體介紹喬治·巴塞利茲個展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巴塞利茲此次個展中唯一的一件大型雕塑《冬眠》，牆上懸掛着其三幅全黑色油畫作品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粵劇營運創新會主辦，揚鳴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沙田大會堂演出《西樓錯夢》。
-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今明兩晚七時四十五分於演藝學院灣仔校園實驗劇場演出潘惠森編導戲劇《從八十號K開始》。
- 「電影修復之路」展覽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免費開放至本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逢周二休館）。
- 「現」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碩士生聯展於九龍塘浸會大學願明均展覽廳展至本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
- 「靈之物語——我們的世界」馬維個展於上環華里三號ZZHK Gallery免費開放至本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逢周日休館）。

人物素描

Culture and Arts

戲曲傳承，講究拜師學藝，轉工小生後的石小梅，於一天之內連拜沈傳正、周傳瑛、俞振飛三位名師為師，更在同一晚的同一宴會上，舉行拜師儀式，一時傳為戲壇佳話。憶往昔，石小梅感嘆道：「這是崑曲界從未有過的先例，那些年間，我就經常到上海、浙江、江蘇跟三位老師學藝。」

師承多位崑曲藝術家

梅，原工閩旦，後轉工小生。因為曾在一場崑曲匯演中，演了《浣紗記·寄子》中的娃娃生，得到不少老前輩的關注，給予她轉做小生的信心，而她也排斥這一行為。當小的時候，我就和男孩子玩耍比較多，久而久之，就喜歡上了他們那種帥帥的感覺，反而演不出杜麗娘的那種「魅」。

崑曲名小生、第五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石小梅，雖已榮休，卻依然走在崑曲傳承前沿，耐心教導徒弟學習崑曲藝術。面對喜愛參半崑曲傳承路，石小梅認為，如今的崑曲因「不接地氣」成為了小眾文化，然「樹高千丈，必有其根」，崑曲畢竟是文化遺產，在那一唱腔一文詞間，蘊藏的是中國文化之優雅，講的是中國人的「情」與「法」。

大公報記者 劉毅

石小梅：五十載崑曲情缘



▶石小梅反對將崑曲商品化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徒弟施夏明（右）跟隨老師習「做手」和「身段」

《桃花扇》是石小梅的另一代表作，但與《白羅衫》的先傳再發展不同，清代孔尚任所著《桃花扇》雖然在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卻只有文本，沒有崑曲台本。石小梅表示：「沒有舞台演出紀錄流傳，有利有弊，利在沒有孰優孰劣的比較，弊在沒有參考餘地，這就需要我和張弘從無到有，將整齣戲「捏」出來，起初，我們只「捏」了「題畫」一折。」

畫龍點睛改編桃花扇

石小梅指出，歐陽予倩亦曾改編《桃花扇》，其版本的結局是侯方域降清，復而重見李香君，李香君卻因「紅粉猶是南朝人，不信侯生林泉作垂釣」氣憤而死。石小梅說：「在歐陽予倩版《桃花扇》裏，李香君是當之無愧的主角，最後因為侯方域變節而氣至身亡，且這一設定被之後多個不同版本的《桃花扇》所引用，然孔尚任原著裏，侯方域才是戲中主角，清兵入關後，選擇與李香君雙雙殉國。試想，孔尚任以侯方域自比，又怎會選擇降清棄明？「入道」才是他選擇的最佳逃避方式。」

崑曲藝術在明、清兩朝發展成熟，明朝的士大夫，尤其痴迷崑曲，任何時期都不願丟棄，哪怕是清兵入關，有些官員不得不逃難，隨行仍帶着家班，一旦安頓下來，又開始演戲。石小梅認為，崑曲之所以在當時如此令人「發燒」，就在於它是當時主流文化的載體，而今非昔比，則在於它的「不接地氣」。

「崑曲是一項非常講規矩的藝術，而這種規矩則來自傳統，任何一個動作都馬虎不得，應該如何用手身段配合唱詞，手中的摺扇應如何把玩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石小梅繼續說：「崑曲傳承方面，我傾向傳統，傳統學得越多，就越能知道怎樣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石小梅表演崑曲《桃花扇》之「訪翠」（石小梅供圖）



▶石小梅《桃花扇》飾侯方域，圖為「題畫」一折

徐繼祖則如同伊底帕斯王，不自知地一步步踏進悲劇深淵。原來自己的養父就是自己的殺父仇人，面對情與法的矛盾，徐繼祖陷入了兩難，這種矛盾性，對於演員挑戰很大，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一從行當表現的層面來說，《白羅衫》中的徐繼祖先後以娃娃生、巾生、小官生三個行當應工，給予演員充分的發揮空間。

「現在，崑曲已成為小眾文化，這一點是我們在傳承崑曲時必要接受的事實。」石小梅說：「小眾也是觀眾，崑曲演員不應總想着迎合觀眾，反而要以高質量的演出來教導和培養觀眾如何去欣賞崑曲。」她又舉例道：「梅蘭芳的京劇《貴妃醉酒》為何令人百看不厭，因為它沒有嘩眾取寵，觀眾要看的是真正的藝術。」

她續言，崑曲的美除了依附在劇目本身，同時亦非常講究演員們的「手眼身法步」，故此，教授新一代演員便成為傳承崑曲藝術的重要一環。石小梅承認崑曲傳承存在人才流失的問題：「好的演員需要時間培養，崑曲又非常講究基本功，可謂十年磨一劍。」

如今的石小梅，將全部精力投注在教授學生上：「我只有兩個學生，我會將他們二人上課時間分開，給每一個學生單獨授課。」在這樣一個商業社會，她不以營利為目的地傳藝授徒，以她的名聲，完全可以大班授課，但她仍然選擇以老師對單的形式傳藝授徒予她的學生：「我的老師就是這麼做，親身示範動作給每一個學生，可謂是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我也將這種精神傳遞給我的學生，等學生們再帶學生時，亦能如此。」



▲一九八八年石小梅於《白羅衫》全本飾演徐繼祖（右）